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説卷二十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二 周靈王八年 晉悼十年

九年春宋災公羊作火

公羊曰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甚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左傳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之與天何以致其辨二傳所言亦强求其説耳盖書

災者正也書火者傳録之誤也外災所以書以來告故其不告者史亦略之而已矣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成之母襄之祖母

穆姜始與僑如謀去季氏事不克爲行父所幽在廢宮十餘年與鄭莊之母武姜居於城潁無以異也鄭莊雖有黄泉之誓未幾復爲母子如初成與襄父子

以闇庸相踵穆姜終爲季氏所幽不得出以逮於死魯國之大曾無有如潁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傳謂行父取穆姜之喪具以葬齊姜虧姑而成婦其用心爲可誅矣嗟夫行父幽穆姜宿取卞意如逐昭公自後世而言懿師昭之類也有國者其以是爲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切）

桓文之霸也皆有以大服諸侯之心諸侯心服而楚

知所憚而不敢肆此所以霸也晉悼始立為宋圍彭城得其諸叛以歸義聲由是遠暢故鄭陳先後來歸有可霸之望及鄬之會不能為鄭討賊陳侯覲其無政逃去不盟晉之為晉亦可想矣尚何霸之足言乎夫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伸其霸討惟欲强其從我今日而會明日而盟又明日而伐或一歲而再會再伐諸侯疲於奔命自文襄以來所未有也盟于戲鄭實未嘗服其載書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惟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鄭固侮其無能矣師未出境楚人伐鄭鄭及楚平所幸吳子來會有以壯中國之威而褫鄭人之魄不然晉楚交兵殆未有已也然則春秋猶以同盟書何哉曰此徧責諸侯之同乎是盟者也晉人不能爲鄭討賊諸侯無忽嫉之心而猶預於伐鄭以爲此盟是故書同以責之書伐鄭書同盟皆貶也非所當同而同者也

楚子伐鄭

胡氏謂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愚謂此論雖美非事實也晉悼之失在於不能庇鄭而惟强鄭人以從已所幸吳師擬楚人之後楚不得以逞鄭卒服從今乃以善避寇者爲善陣楚若不退鄭之存亡未可知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相義已見成十五年會吴于鍾離是會壽夢實來

或曰相之殊會固鍾離之前比尊吴所以抗楚也自是楚始知畏鄭亦來附春秋其與之乎曰春秋貴分而不貴勢貴義而不貴權尊吴以抗楚待吴以會王世子之禮屈分而從勢略義而從權春秋不與也故序會于戚吴以人進殊會于相吴以號舉此春秋垂

世之法也或曰不殊會而吳不至則將若何曰吳固願通於中國晉人當率之與俱朝王寵以王命而隆其爵秩彼將踴躍自勵以與楚敵雖不殊會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妘姓國祝融之孫

晉人率中國諸侯會吳于柤爲服鄭也爲攘楚也壽夢甫預於會晉乃率之以滅偪陽嘗讀左傳至此殆不可曉及觀穀梁傳則曰遂滅偪陽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范氏注時實吳會諸侯滅偪陽恥以中國之君

從蠻吳之役也何氏注公羊亦曰惡諸侯不崇禮義爲强吳開道以滅中國故疾録之觀公穀二説則知偪陽之滅蓋吳意也偪陽近於彭城乃吳入中國之路必吳人與之有怨而欲滅之非晉意也晉方會吳以謀楚乃以諸侯之師久頓偪陽而滅之曰以封向戌非事之所急實吳人之意而晉爲之役如公穀之説可無疑矣春秋書遂滅偪陽責晉深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案傳鄭弑君者公子騑其執政也晉所以不敢加問何懼騑之勇於從楚而亂臣賊子反因是肆行罔所忌既動師從楚伐宋又伐衛且侵魯西鄙晉坐視莫如之何談春秋者亟稱晉悼之賢稽之於事不知其所以賢

晉師伐秦

春秋於楚鄭伐宋之後繼書晉師伐秦責晉也諸侯

惟宋事晉最謹是以爲楚所疾今宋人受兵晉不能急救猶可諉曰力之不及乃更出師伐秦秦雖與晉有憾孰若宋人受兵之爲急乎置宋之急而治己之私春秋所以責也不書大夫帥師微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序諸侯之上

左傳謂晉悼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其一也是役也

鄭不服乃戍虎牢以逼之鄭暫及晉平楚師至即從之欒黶欲戰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而還遂還楚亦歸罃雖不武然其言如此可謂能自反矣蓋必有以制楚而後可以服鄭今望敵輒走而強鄭以必從晉之從政者亦安而已矣然則厥咎安在曰鞌之戰鄢陵之役郤氏之功居多羣卿忌而陷之三郤既死於是無復以身殉國者每遇楚至則相率引避以爲得計晉自是日削

卿族日强陵僭之萌自悼而始○齊世子光序於滕薛杞郳之上晉爲之也四國諸侯也國弱而畀齊强國也光復樹黨以伉其君故晉悼以前日諂諸大夫者而諂之序之四國諸侯之上紊周班以結强梗春秋不與也故直書以志其過義又見亳城北蕭魚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者子駟也案左傳弒鄭僖公于會賊其首也晉人謬爲聾瞶以行姑息之政反爲子駟所侮叛而

服服而又叛視晉無有也至是惡稔罪盈假手于盜以迨刑誅春秋書盜殺公子而削其大夫之稱貶也騑為首發輒為從所以著弒君之罪終無逃於刑誅者耳或曰此逆人也何以不去其族曰盜實殺之討不以其罪也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書鄭今戍之而書鄭虎牢奪之於晉復以與鄭也虎牢內外之限前城虎牢而鄭服城之效也

晉不能綏鄭以德又不能震楚以威用兵無寧歲及是以楚師方盛避而去之乃姑戍虎牢以蓋其避敵之羞故春秋奪之而歸於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救固春秋所善也然施之於内與施之于外不同諸夏為外裔所侵陵同盟之國帥師往救春秋所善也同姓之諸侯叛而從楚盟主伐之而楚人救之非同盟之福也春秋何取焉夫春秋明内外之辨正冠履

之防以尊周室攘僭亂則彼之救不救於我何有胡文定謂春秋善楚之能救殆不然也唐之叛將有乞援於蕃部而抗其君者與諸侯乞援於楚而敵中國者亦何以相遠即是而觀楚救之善不善可以坐判矣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楚侵鄭不書諱也此說深得經意是役晉之諸卿自

知不能避楚而侵鄭北鄙以歸其不潰敗者幸也論者以爲善陣者不戰豈不誣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季孟叔孫氏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注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無公室之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驅公民使歸己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

然不舍愚案作三軍諸說不同杜氏謂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以改作其說是矣但疏家又引魯頌閟宫僖公復周公之宇者云公徒三萬鄭氏謂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以爲僖公復古制作三軍矣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而貢重遂自減爲二軍至此復作三軍此亦揣摩而爲說非有所本也愚謂魯頌所云公徒三萬

公車千乘者出於詩人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三軍之制至此季氏秉襄公之幼弱盜竊兵權始作三軍盡改舊制以魯國丘甸卒乘爲孟叔季之私有春秋書作三軍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實始作也蓋三軍者舊雖有之每遇出征則大夫帥之以行事已則兵歸於甸大夫不得而私也今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矣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作三軍於後

所以垂人臣負固擁强之戒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謂鄭侵宋以致晉師且將從晉愚謂鄭欲從晉則俟晉至而盟之可也不待侵宋以怒之此受命於楚而侵宋耳是秋復從楚子伐宋一歲再犯宋境彼於宋何憾直奉楚命不得自已何必曲爲之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羊作京城北

左傳謂諸侯伐鄭觀兵于鄭南門鄭人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以爲鄭亦預盟諸侯反旆未及國而鄭復從楚與楚子俱伐宋自二霸以來百餘年間小國之叛服固不常未有若鄭人今日之從於晉楚蓋朝暮變不曰侮晉可乎良以晉之羣卿實出楚大夫之下鄭人窺覘其無能故來則從之去則背之實侮

晉也然楚人内困於吳欲息肩而不可故鄭終服從於晉勢使之然悼與其諸卿何能爲哉同盟義已見九年于戲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或曰自晉悼始與楚爭鄭今始得之鄭自是不復叛者二十餘年春秋其與晉以霸乎曰否舜文王聖人

也所以自治者豈有未善當苗之未格崇之未下則班師而敷德脩政而復伐務求其在我者安有十年用武困天下諸侯而毒一國必其服而從已而謂春秋與之乎曰舜之格苗文王之降崇帝王事也以此望衰世之君其亦難哉曰非爲是也晉之於鄭亦頗有所愧乎鄭僖棄楚而即晉卻諸臣之請而從諸侯之會不勝其臣見弑而死晉明知之而不爲討賊惟連兵伐鄭責鄭以必從夫亦當自反乎楚伐鄭無寧

歲晉之諸大夫望敵輒走莫敢攖其鋒惟驅諸侯之人用之於鄭不能制楚之强惟欲責鄭以服夫亦知自反乎今楚人内懼於吳救鄭不力鄭知楚之不足恃是以叛而復來而晉有愧於鄭多矣更以服鄭爲功而欲尸盟主之事乎齊桓在位四十餘年用諸侯曾不二三晉文在位十八年城濮大戰僅從齊秦宋之師至於末年不復再以諸侯伐國春秋僅與之以霸今悼公在位十五年無歲不興師律以春秋之法

是當有黷武之罪何霸之足言乎或曰桓文之霸也少有不善則春秋人之厲悼之伐國春秋始終不去其爵何邪曰與之霸則責之也備此春秋待賢者之道直書其事而無所隱此春秋待衆人之道也葢春秋以備書而無貶歲會歲伐春秋猶或貶之今也或一歲而再會再伐春秋備書其事而皆目其人貶之深矣先儒謂晉悼以至誠待人而鄭來服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吁悼之服鄭亦因其時而已矣使楚

人不內懼於吳鄭雖欲不背晉可乎愚觀晉悼以聲音笑貌而結諸侯之强臣畀其君而抗其臣實謟道耳誠安在哉左傳雜引諸侯之史以示其博彼皆國之私史何足盡信學者當原聖人之書法傳辭不足惑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諸侯悉師欲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

晉楚人執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據左傳秦人伐晉以救鄭爲楚也士魴禦之爲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而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作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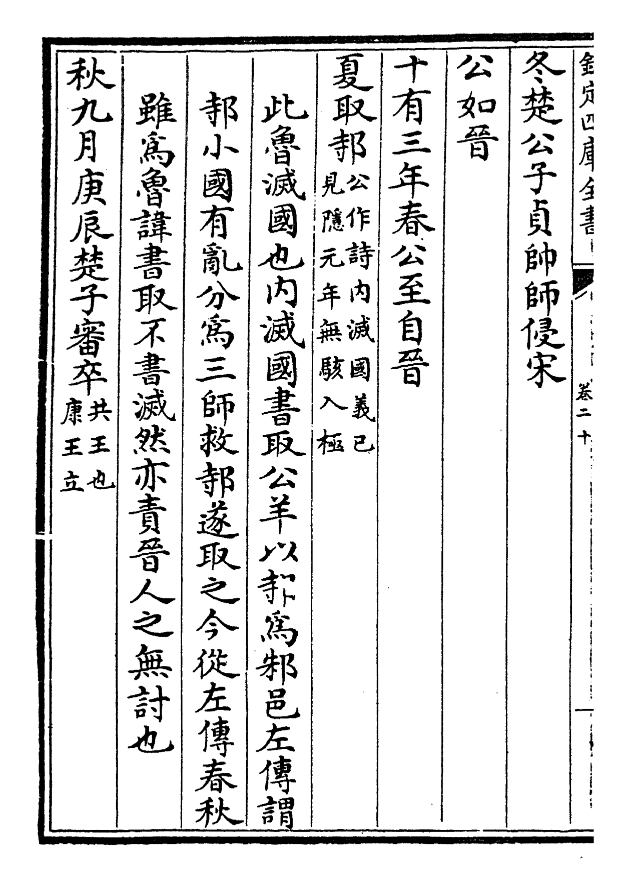
穀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何氏謂季宿取鄆以自益也或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春秋之不與季氏何哉曰此春秋用法之變不可以例言者也宿始繼其父即首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爲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爲國也是故春秋雖許大夫以出疆遂事於季孫特變文而

示戒抑權姦也

夏晉侯使士鲂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也

公羊注以爲賢季子始卒其父非經意也楚方盛而吳獨能與之爲敵有功於中國甚大是故春秋特卒之壽夢之嗣子諸樊讓國於少弟季札季札辭之兄弟更讓不以傳其子是雖太伯之遺化而壽夢所以齊其家訓飭其子者從可想矣餘義見二十九年季札來聘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作詩內滅國義已見隱元年無駭入極

此魯滅國也內滅國書取公羊以邿爲邾邑左傳謂邿小國有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今從左傳春秋雖爲魯諱書取不書滅然亦責晉人之無討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康王立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義已見成十五年會鍾離襄十年會柤

是會也左傳謂吳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范鞅數吳人之不德而退之甚哉晉人之逐利而忘義也急而求吳以抗楚也緩而退吳求以内交於楚也自是吳雖與晉作疎然其與楚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爲

之下更勝迭負四五十年楚無一日之寧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實陰受吳之賜不然晉悼君臣雖欲避楚而苟安有不能得也○內大夫未有二卿俱使者此叔老與季孫俱得書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左傳謂自是晉人輕魯幣而重其使恐非春秋所以聯書之旨晉亦未嘗加重魯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悼用十年之力率中國諸侯爭鄭于楚僅乃得鄭
而又率之伐秦其勞諸侯而敝中國前所未有也蓋
荀罃嘗持兵禦秦有櫟之敗至是荀偃以諸侯之師
出欲刷前恥而罷愞之佐强梗之大夫率之而不能
進鼓之而不可作濟涇而次不得秦成遂大潰以歸
自秦晉交兵五六十年出師無紀未有甚於此者據
傳荀偃下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欒黶下軍帥也乃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衆於是皆還偃爲大將而其下擅引兵以還失律甚矣是行晉悼待於境上而諸帥略無所稟姑息之弊也晉自是始不能軍日趨於削奚其爲霸

己未衞侯出奔齊衞侯衎獻公也

此孫林父甯殖作亂而逐其君杜氏注左傳云諸侯之策皆書孫林父甯殖逐君春秋以其自取奔亡故不名逐君之賊先儒或有取焉愚竊疑之蓋君雖不

君而臣不可以不臣林父以其私怒作亂逐君乃謂春秋歸過其君置賊於不討是豈聖人意乎蓋春秋於弑君賊則明著其誅死之罪於逐君賊則每垂人君失馭之戒故多以自奔爲文只以衛事而言林父者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令而返其國跋扈之萌已兆於此時衛獻繼世不深思按御之道防患於未萌乃又從而激之方其命師曹歌巧言卒章吾謂其必有以爲先事之備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

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出其不能君甚矣春秋以自奔爲文者著人君失馭之戒非謂林父所爲爲是歸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春秋自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具書不遺皆所以討也此雖書衛侯奔而不以名書見君之過微賊之罪大非謂林父猶有可原之情也若夫師曠所以告晉侯者彼爲其君諷耳安可以此律春秋之法胡氏責君太過恐非聖人垂訓之本旨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愚觀春秋經而知晉悼心術之微矣邢丘之會國君在而獎其臣彼謂諸國之權皆在大夫是故以諂其大夫而陵替之漸遂徧於中國至戚之會而其心術之微者著於事矣孫林父逐君賊也乃使之得預於

會是奬其逐君而教諸侯之大夫俾胥而爲逆吁其險哉自悼用師于鄭衛衎無會不在無戰不從今爲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霸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爲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已爲會以定其位前既置鄭賊而不討此復奬衛盜以成其簒此豈特桓文之所甚惡楚雖無道猶未至隳壞名檢茍以悅人若晉悼君臣之所爲也說經者惑於左傳之浮辭過爲稱譽愚稽之於事質之於經可疑

者不二三可貶者十六七而其罪之最大者與鄭駟扶衛林父尊魯季氏亂人君臣之分茍焉以盟主自居左傳與之而春秋實不與也或曰自入春秋諸侯之輔簒黨逆者多矣子何獨責一悼公乎曰桓文之未興也固多輔簒之人逮齊晉繼霸此風頓息今悼身爲盟主威不足以震强暴德不足以懷小弱惟黨簒輔逆以媚道結諸侯之强大夫霸政自是始壞猶得謂之賢君乎義又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聘而爲盟義見七年

諸侯之大夫聘而爲盟者有矣今向戌來聘公及盟于劉出國都而與之盟於禮爲伉然臧孫嘗及晉侯盟于赤棘晉欲懷魯不嫌其伉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邑也其稱劉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官

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昬故書劉不及單禮天子不親昬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以卿不行爲非禮愚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謀之於魯也今劉夏逆王后與單公俱行而夏獨至魯其亦詢度而後往歟周天子每有昬姻之事多以命魯單公爲逆王后而出不當更適他國故使其屬來有所咨訪春秋非譏其來譏其以官師而行卿事言王

使之不當夏以官師而尸卿事夏亦有罪焉耳是故以名書春秋歷十有三王書逆后凡再祭公譏遂事劉夏譏非卿其合禮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於魯本無憾怨以兵加魯自是四年之間北鄙再被其虐左傳以爲齊欲叛晉故侵魯以致晉師其説是矣愚謂魯本非弱國所以不能强於自治無臣也無民也四鄰交侵莫知所以爲計也自季氏專政務

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魯國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邾莒交侵齊亦見間而起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植而盜起於内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書救成至遇譏可進而不能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前書齊侯圍成公救成至遇言救之之緩而成爲齊所毀也此書二大夫帥師城成郛城之於既毀之後

也寇之未至也無先事之備及其見圍救之又緩逮其亡去乃帥師而城之魯之所以自治其國者於此可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郳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也平公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厲以剛愎而殞其身考之於經猶有可書之事晉

悼以和謹而得終譽考之於經實多可指之疵諸儒或未之察也鄭人弑君于會而不能爲之討賊惟黷於用師責以必從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立剽不能爲之明正典刑反列林父于會而爲之定新君之位奬弑君賊春秋所貶也輔逐君賊又春秋所誅也至於隆諸侯之大夫俾伉其君于會自禍其國又禍人之國皆晉悼之爲也桓文以尊王而植霸業悼自得國曾不見其以尊王爲事何霸之足言最後蕭魚

之會受鄭人工師女樂之賂而左傳更以爲美談良可怪也夫諸侯以伐鄭之故轍不及息者十餘年今受鄭賂分以賜其臣曰子教我和諸戎以正諸華今享其成願與子分之鄭之服楚之屈於和戎果何關乎不曰諸侯之功而曰和戎之效其謂諸侯何吁晉悼而不死吾不知其所以終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古闃字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而書大夫盟信在大夫也何書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政也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大夫不臣也公穀之義盡矣夫信在大夫由權在大夫也權在大夫始不過用於其國中既而預於盟會伉其君則霸主實許之以伉也雞澤之會大夫始盟袁僑猶曰君盟其君臣盟其臣未甚失也邢丘之會國君在而與其大夫爲盟奬臣以伉君也至是

會則君不盟而大夫自爲盟彼謂權在大夫則信在大夫矣大夫既盟則國君可無盟崇大夫而卑其君甚哉晉君臣之任術而不誠也平公屬君豈知爲此此皆厥考悼公與知范諸人之所爲豈惟諸侯病之三家所以分晉實造端於悼平之世或曰孫甯逐衎而立剽衎君也剽簒國賊也自是剽以爵而預於會春秋其與簒賊以爲君乎曰此以著其簒國之罪耳衛侯鄭之奔也叔武攝位不敢以君位自居故春秋

如其志而書衛子今剽也受國於賊臣即以君位自居而預於盟會故春秋亦如其志而書衛侯以著其篡竊之罪爲異日見殺之張本餘義見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數侵魯疆魯訴之於晉晉人爲之執之邾莒信有罪矣而魯之滅邿何獨無討乎豈惟滅邿當討而晉之滅偪陽不當自反乎但知責小國之相侵而不知自反於義愚以爲邾莒力雖屈而心未必服也況

執諸侯不以歸京師而執以自歸是無王也春秋書以貶晉

齊侯伐我北鄙義併見明年秋齊帥師兩伐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以諸侯之師伐之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

諸侯之師春秋之書之貶也始晉人謀遷許將以全安之也今而伐之又聽鄭伯以其師從鄭與許爲仇晉以鄭師伐許將全安之乎抑覆亡之乎春秋以鄭先晉誅鄭也亦責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齊高厚旣逃溴梁之盟一歲之間再以師伐魯欲致

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求霸而已矣齊固無狀而魯之不能亦甚矣齊大國也魯亦望國也齊敢於伐魯魯豈不能禦齊而豹之告晉者其辭窮迫有朝不及夕之慮國無人焉耳春秋於齊侯圍成之後書叔孫豹如晉著魯人不爲自治之計事急則求於晉以是而存亡定傾亦甚可鄙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説卷二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程元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三 周靈王十六年晉平二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㽚卒 公穀作瞷是時魯邾交惡不以葬告不會故不書

宋人伐陳

陳叛中國久矣晉不能治而宋忍興師以伐之為中國撓楚也宋雖非强國自襄公以來世與楚人為水

火楚忌之宋亦不出楚下十一年楚鄭伐宋以撓晉也今宋人伐陳亦以撓楚是故春秋貴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義見晉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環三年之間五用師於魯春秋之書之以著其不戢自焚之禍明年諸侯同圍齊又明年環死矣自鞌之戰齊常屈於晉無役不從而内懐不平每欲釋憾於魯以致晉師今君臣異道而進執亦險矣魯三家

東手無能惟晉侯之拯已晉而不救魯之宗社將爲墟乎春秋不惟責齊亦閔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義已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

公羊曰白狄者白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原父謂蕃服於中國世一見諸侯雖善其交際不

得而通是以春秋不與其朝原父之論固爲據正但
春秋之世所謂蠻夷戎者多錯居九服之内又自以
爲先代之後明德之裔戎有姜戎狄有姬狄莫不負
恃强大有陵犯上國之心魯之盟戎會戎茍求無事
而已今白狄慕義願朝固非周制之所許拒而絶之
有不可得故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
白狄來之類則直著其事不與其朝辨分而無絶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衛孫蒯淫獵於曹曹人詬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伐曹曹人訴之於晉石買以事至晉晉人執之晉知石買伐曹爲惡而不知孫蒯父子逐君爲大惡是故不與之以霸討劉說善矣但稱人以執亦有不盡譏者要當觀前後事以求春秋之意此執石買是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前是霸討或伐或侵或圍或入未有以同書者此特書諸侯會而同圍齊穀梁曰諸侯同疾之也或曰鞌之戰晉爲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爲魯而伐齊而春秋與之何也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鞌之戰雖曰爲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以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爲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

衆望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木訥好以揣摩議古謂劉夏之逆王后也乃魯人諂晉而賣齊告于王使薄其納后之禮以微者逆故齊侯怒而伐之晉當併治齊魯之罪先執魯侯歸之京師然後伐齊乃為兩盡考之傳劉夏逆后乃王使之不當魯實無所預似不必鑿為之說此近世科場春秋之大弊愚竊不謂然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案左傳鄭伯從晉侯伐齊鄭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使告于楚故公子午伐鄭有純門之役既而子孔謀洩楚師告還吁使子孔邪謀獲逞則鄭簡不為僖公者幾希彀梁子前謂鄭人以蠻荆之民加於中國之君者公子騑也今騑已殞而鄭之卿大夫從夷之心猶未盡革子孔又將為子駟之所為正由晉人不能討鄬會之賊養成其惡以至今日悼公者何以辭其

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自同圍齊至此間事隔年而諸侯不再序者不與晉以盟諸侯也諸侯同怒齊而伐之邾子身預戎馬驅馳之間又預于祝柯之盟縱有罪亦當少損其罰況邾魯以疆事搆爭晉既討而執之今自齊來返當敘勤閔勞之時乃復執其君而取其地晉之用事者狂恣甚矣故繼是盟書執邾子取邾田責晉也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穀梁子謂與人共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譏晉也亦譏魯也言邾子預於圍齊之役與晉魯同其險艱還未及境執其君而取其地春秋備書所以貶也左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曰疆我田復舊疆也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魯人因復舊疆而挾霸國

之威多取田於邾也或曰鞌之戰晉命齊歸我汶陽之田書取汶陽田不言取某汶陽田今書取邾田其非魯之故疆歟曰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者得聖人書法之旨矣魯因復舊疆而侵取邾田是故書以譏之耳公羊謂魯與邾本以漷為境因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故坐以取田之罪其義亦明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也莊公立

齊靈廢嫡於兵敗國危之時齊光篡父於病篤垂死之際靈之暴光之逆所謂凶德參會萃於一時者也然跡其事之所從來正由高厚崔杼貪於得權以成此禍耳厚替其君伐本幹樹疣蘖已為之傅思久於其位也孰知崔杼陰拱其傍為謀更深一朝輔光以篡殺厚而兼其室遂相齊而志猶未饜復殺光以自

媚於晉亂臣賊子苟以患失爲心其禍至於殺身喪邦覆其族而後已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侵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則進退在大夫也穀梁乃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宜墠帷而反命乎介二說不同公羊正矣夫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此書士匄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其已入齊境而能爲之旋師也當是時諸侯無義戰入人之境聞其有喪必將疾馳而往以爲逐利之計士匄之師非不强也乃能爲喪而亟返是故春秋録之墠帷反命未出疆之禮今既及穀當進則亟進退則亟退境外非侯命之地書其還善之耳何疑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厚齊之世臣也齊靈廢其太子而樹孽子牙爲嗣厚不能諫又從而傅之靈將死崔杼挾光以篡盡殺其父之黨厚亦死焉光與杼罪固當誅而厚亦有以自取矣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著光逆也厚不去官以其爲君故死歟然其死視荀息則有愧不可以死節言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案左傳鄭人以西宮之難公子嘉知其謀楚純門之

師亦嘉所召故殺之如傳所云殺之是也而春秋以累上書嘉不去官則其事猶疑也豈非罪狀未白子展子西志於分有其室誣以罪而殺之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陵許氏謂晉君微弱政在大夫動則列國事之非正也愚謂諸侯之大夫所以謟事晉卿者非爲國也

植黨以伉其君耳晉大夫所以深結諸侯之大夫者亦非爲其國也同惡相濟云耳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城武城

城西郛城武城皆所以備齊也晉爲魯大舉伐齊齊雖困而未服故魯人所以爲備者如此或曰春秋其與之乎曰不與也國不能用賢紀綱陵遲百度廢弛寇有不至至則危矣雖多城何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或曰自雞澤以來皆書同盟是盟齊人始服何以不書同盟曰著晉人之不能討有罪也齊靈廢嫡立庶世子光與崔杼內外合謀乘厥父疾革自外歸殺父之黨而代其位靈以悖死位固世子之所宜有迫而奪之則篡也篡而未定懼諸侯之有討是以亟預此

盟晉人有志於霸當暴白光罪執而歸之京師孰曰不然今幸光之來不度於義汲汲與之爲盟曾無一語問及其父所以死彼所以得立之故又安用盟主爲哉故春秋於此不與其同盟也不與其能服齊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此譏魯之叛盟伐國而晉不能討也晉人以魯之故執邾子取邾田歸之于魯此前歲事耳今會于澶淵

公甫至而仲孫蔑以兵加邾襄公弱君也豈知爲此

蓋季氏挾晉大夫之援以陵暴小國爲遂利自豐之

計耳其罪當討晉平不能及此惜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案傳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欲奉文侯之遺言求成

於晉不克而死燮可謂得其死矣春秋稱國而不去

其官録之也蔡人害燮者皆楚之同惡耳左傳乃云

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左氏固不明

於聖人脩經之旨而劉原父乃有取焉曰非其力也

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强之變之智足以殺其身

而已不類原父平日議論殆其舛歟公子履變之母

弟不奔中國而出奔楚不與其凡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母弟義初見隱元年

據傳二慶譏之于楚以爲與蔡司馬同謀事晉二慶

讒諂小人不足深責陳侯身爲國君生殺予奪一制

於臣下有母弟而不能庇之其亦可責矣黃不奔他

國而奔楚則托身非所矣書奔楚亦以貶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此傳所謂三叛人之一也雖賤必書著其地叛也或曰諸侯之臣自外歸而據其邑猶以叛書如孫林父

宋華亥宋辰等輩皆書某入於某邑以叛此及莒牟夷邾黑肱皆以邑叛奔異國其罪浮於據邑以叛者不書叛何也曰為魯諱納叛人也雖不以叛書而去其族繫之於國著其以地叛君之罪所以誅也繼公如晉而書則以見季氏專輒不請責不在公也左傳載庶其之來季氏以公姑姊妻之其從者皆有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為民之所

歸也上所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善乎臧孫之言知庶其之為盜知季氏為受盜之主其言有合於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嗟夫晉為盟主執心不平邾伐魯則執其君而取其地魯受邾叛人土田則併置不問何以服諸侯之心晉所以失霸此其一端也義又見昭三十一年黒肱以濫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氏之稔惡有自來矣弑晉厲覆趙宗滅三郤書皆有力焉至盈之身則未有大咎據左傳盈之母士匄之女與其老州賓通懼盈之有討愬諸其父士匄也謂盈謀不利於范氏其父信之以此逐欒氏逐盈而殺其黨國中良士以盈故死者甚衆士匄實爲亂首晉自是始多故矣或曰如傳所言盈實無罪春秋去其爵而奔之何歟曰盈之奔也雖無可坐之罪計其

平日事親之道或有未至焉耳欒祁雖有淫行而婦人之仁未有不愛其子者也盈欲防閑其母豈無其道今使其母以淫故而覆夫氏之宗盈所以事其親者必有未至焉耳春秋去爵而書奔旨或在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連月日食義併見下二十有四年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晉自悼公得國於羣卿之手曲示優容而羣下暴横不可制范匄者始年號賢大夫猶有父祖之風至是驕蹇無狀受其家人女子之譖逞私怒逐欒盈而盡斃其黨叔向之賢幾不克免餘怒未已復爲此會曰以錮欒氏既逐之又錮之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爲平公者人非木石亦當詢之於衆曰欒盈其有罪乎爲無罪乎黄淵箕遺靖邴爲可殺乎爲不可殺乎乃以一人之譖毀空一

國之良士曾不問其罪狀之何若君之不君有若晉平者乎左傳謂是會也齊侯不敬齊之叛晉此其端也蓋有所悔而後動

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公穀書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案左傳亦以錮欒氏也盈奔楚自楚適齊晉人恐其爲齊用復爲此會以重錮之明年欒氏入于曲沃齊納之也及秋齊侯大出師伐晉專爲欒氏故二會之錮錮何益哉楚巫臣以罪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此士匄自治其私晉平爲之會諸侯者再視楚共有愧多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爲令尹寵觀起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殺追舒而轘觀起楚之用刑亦慘矣罪未至死故稱國以殺是時中國無政晉齊魯衛之大夫皆竊主之權漸不可制而楚人猶能控御臣下令尹以罪而死者相踵春秋之書之抑楚之太甚奬晉之不及垂戒於後耳使晉君能施此刑於范匄父子及諸不軌之人則晉其庶幾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義已見二十一年庶其來奔

畀我者庶其之黨也魯既受庶其與其二邑復納其叛人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三書責魯也責晉也三叛無討見晉不綱魯之强臣得以肆行而無忌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黄于楚者亦二慶也今二慶以陳叛楚人討而殺之納黄于陳二慶之誅黄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人以專制中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有一書而見二義者欒盈復入之類是也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

書晉欒盈復入于晉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閔欒氏爲晉國世臣未遽絶之于晉耳宋魚石挾楚之援入于彭城非宋臣矣而春秋猶書宋魚石入于彭城正與此同例然皆不以叛書以其始本無罪爲華元士匄所䧟以至此極猶有可原之情也及其興曲沃之甲犯國之都與其君敵春秋於是始誅絶之書晉人殺欒盈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遂伐晉伐衛猶可伐晉甚矣目齊侯書遂伐以著齊光之不韙亦以見晉無政有以召齊之侮也或曰齊光之爲是伐以報平陰之役辭曰修先君之怨春秋之不與何哉曰光固齊靈之賊也簒父得國其罪當討前日預於會愚謂晉人當聲其罪而執之明正典刑而晉不能也靈之怨非光之所可復也然則晉所以召侮於齊者何哉欒盈本無罪范匄父子以其私憾譖而逐之爲兩會以錮之齊光覘其政

亂輔盈以雝句實有所侮而動也然輔人之臣以敵其君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豈惟不能有濟禍罰踵之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一也而例或不同未可以槩觀也前此楚伐鄭而晉救之以大拯小救之善者也如狄救齊楚救鄭之類則強暴之救同惡視中國之救同盟不得同也今晉人以霸國而受兵魯出師以援之事非至於甚急

而春秋遽書救者譏晉無政召侮而失霸也此救之一字隨事而在不可例觀也晉爲盟主數世自秦楚之外未有興兵伐晉深入其國耀武而徐還如此役者雖未能敵晉而爲晉之恥亦甚矣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豈不信哉救而書次言力不足姑具文而往以自結於盟主亦譏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宿之納邾盜也臧孫紇所與言者爲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跡其所爲亦何以異於盜如紇者亦截截善諞言者也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以是爲紇之罪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抑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自欒盈之奔春秋閔其無罪未遽絕之至是始書晉人殺欒盈則以其挾齊光之援興曲沃之甲入絳都

而與其君爲敵於是始明正其罪不繫之于晉而誅之春秋豈輕加人以誅斥之戮哉是時晉比無賢君羣下互相呑噬以兼併其爵邑亡同括者欒郤也而欒郤之族未幾皆覆敗欒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族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春秋爲此事六見之特書著晉國之亂從此始矣

齊侯襲莒

齊人伐晉曰以報平陰之役師猶有名也還自晉不入襲莒無名之師也師出無名又爲盜竊之計潛行以襲人書曰齊侯襲莒著爵而書襲賤其以大國之君而行盜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孟孝伯

夏楚子伐吳

自鄭服於晉逮今幾年而楚不敢爭者吳爲之內懼

也是時楚共既殞嗣子始立未遑與晉爭諸侯故鄭得以從晉而無南顧之憂論者歸功晉悼之三駕可謂不深識當時之事者矣今楚始復伐吳未幾又復伐鄭蓋其嗣君漸更世故是以來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義已見隱三年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八月連月書日食疏家引歷術謂古無連月告食之事以爲秦火以來後人傳寫之誤其說謂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

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少去交近則日食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食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匝來及於日或可更食今七月日食既八月又食必無此理其意以爲日食未有在交初一度二度者故以爲古無連月日食之事然漢高祖三年文帝前三年日皆頻食此皆秦火之後以爲傳寫之誤不可竊妄謂天度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而忽無窮之變恐失春

秋記災示警之意新唐書亦拳拳論及此此處無從見之他日更當詳考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據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大水不克齊侯聞有晉

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故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或曰是役也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晉書會而不書伐楚書伐而不書救何也曰齊晉楚皆有責也齊光之始立事晉惟恐其不至乎不能君政在羣下光鄙而去之又從而伐之晉實有以自取乃爲此會曰將以伐齊春秋不與也鄭事楚幾年矣楚人内困於吳外懼於晉朝夕自救之不給鄭舍之而從晉豈其獲已楚不能於晉乃伐鄭以救齊亦非春秋之所

與也齊光知事晉之爲恥不思去晉而從楚事楚之恥又甚於事晉尤非春秋之所與也故書會不書伐不與晉以伐也書伐不書救不與楚以救也晉侯楚子以下皆以爵書非爵也以見當時列會之君皆無以大相遠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叔孫豹始再往以罕書也自是不書聘王愚謂春秋此一書獎齊也亦以愧晉齊莊雖無道猶知翊戴天子爲王城成周晉主夏盟日尋干戈惟事闘略未嘗以尊周爲意春秋因豹如京師特爲之書獎齊而愧晉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是歲秋書大水冬復書大

饑書災而書大災必有異於平常書饑而書大饑民之流亡困躓亦必有異於平常襄公微弱强家用事民政不講國無比年之蓄春秋書以譏之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一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二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四 靈王二十四年晉平十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也景公立

或曰光之立也迫其父而奪之位蓋簒也今其死迄正天討於例當稱國以弑乃獨著弑賊之名何邪曰光固有當討之罪而非崔杼所得而討也導光以簒

者杼也今聞其有怨於大國又從而弑之蓋光因杼而得立不假杼以權杼實憾焉辭曰爲晉弑君以自解於衆本非爲晉也是故坐以首惡之罪左傳謂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以是知春秋之世人臣之弑其君者猶欲掩覆其事史臣若齊太史晉董狐奮筆以書死亡不避者能幾人哉蓋晉楚齊之弑其君皆惡子強臣世大

夫之所爲彼既不以其實來告諸國之史又不敢自以所聞而直書其事亦有已書而未能盡得其實者及聖人修經始爲裁而正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彼謂隱桓之弑舊史書之聖人爲之隱之愚竊不敢謂爲然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人以五月弑君晉人以是月出師弑君者未知晉

師之來伐齊者亦未知齊君之弑崔子既弑莊公聞諸侯之師及境恃是自解於國人且以重賂求成于晉杼之罪大矣泰山孫氏謂晉人當以合諸侯之兵力聲杼之罪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不當受其賂而及之盟故春秋先書崔杼弑君繼書諸侯爲會爲盟責晉深矣愚謂前日齊光簒父晉不能討而及之盟今崔杼弑君晉復不能討而受賂與之盟而定其位齊固不競而晉之爲晉日趨於下亡形見矣孫氏之

學簡而嚴有得經意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前年楚子陳侯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以爲此役旣入其國陳幾亡矣鄭人復舉以歸之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入之有禮者也故

春秋無貶辭餘義又見是冬公孫夏再伐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同盟變例義已見襄三年

晉會諸侯于夷儀曰將伐齊齊人以弑君爲說晉之

君臣納其重賂爲之止兵而要諸侯以爲此盟春秋所惡也凡書同盟變例有三前已及之同外楚同尊中國而書同盟者正也會之不以其禮盟之或奕於義當觀前後事以求聖人之意如天王崩而書同盟王人在會而書同盟與鄭人弒君於會晉不討賊而爲之盟齊人弒君立君晉不惟不能討又受賄而與之盟書同盟皆所以貶也晉所爲不義諸侯與之同諸侯亦有責焉耳或曰同病楚恐非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之世内外二君者鄭忽與突也衛衎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而祭仲以突簒之衎之君國亦正也而孫林父以剽簒之其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後忽既復位而突自外入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入内外不二君也衎既入于衛地而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衎入夷儀而不名内外不二君也及剽死而

衍入夫然後名衍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既死則無嫌於二君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已見僖三年宣八年

舒鳩去楚而從吳從之正也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秋不與也是故國雖小而必著其亡以聲楚人滅國之罪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而從楚幾年于兹晉人置而不問曰鞭之長不

及馬腹也鄭自比歲爲政者皆國之良一歲再出師伐陳克捷有功春秋之書之襃也鄭與陳始皆從楚今鄭既自拔歸晉又能伐陳以撓楚春秋所以襃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作謁諸樊也

劉氏謂吳子入人之境而不假道以此死乃畏厭溺之類其義非是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得春秋書法之旨愚謂吳太伯之後非楚比也以僭王

而外之自壽夢以來知尊中國預于夏盟與楚爲敵今以伐楚之故門于巢卒春秋錄其死事變常法而書爲其以攘楚而死也巢與楚禦吳而戕之巢可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或曰衛甯殖孫林父逐其君而立剽逆也今殖之子喜殺剽而復其君於位尚足以蓋前人之愆而春秋名喜爲弑何哉曰據傳殖自知逐君之爲非臨死命

其子以納君而掩已之惡彼其心曰衎吾之君也剽者吾之所立篡也我立之我不得而廢之汝爲我廢之而納吾君焉則吾死目瞑矣而不知此事在他人爲之則順而易在甯氏爲之則逆而難蓋立之以爲君事之以爲君又從而害之此所以爲不可而喜也又以利心臨之此所以不能蓋其父愆而身反陷於大惡而春秋以弒君書矣稽之傳喜受命于父之臨終五六年矣及是衛君入于夷儀使人語喜啗之以

利其言曰苟得返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喜攻孫林父殺剽而納衛君喜事剽五六年一聞子鮮之餌躍然而從之此豈純乎爲義忠其君而成父之志者哉亦爲利而已矣以利而納舊君以利而殺所事之君不曰弑可乎然則將何如而可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于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于天下葢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爲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

南宋徐羨之謝晦廢營陽王未及殺之遂陷于弑君之罪此後世之事有類於古者也故衎之入剽之廢乃事理之當然當廢剽而歸之京師可也不可殺也則爲弑矣曰甯喜所以自處者則將若何曰衎既復於位喜辭國政而勿預避權遠勢闔門終其身如是可以成父志而免取大惡之名亦無後日之禍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或曰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入于彭城以叛晉欒盈

入于曲沃不書入于曲沃以叛而孫林父乃以叛書何哉曰春秋用法未有不原其初者也魚石本無罪華元陷之欒盈本無罪士匄陷之故聖人原其初非有叛意特不書叛示華元士匄爲禍之首也若孫林父則叛之者也以一朝之忿稱兵犯上逐其君於外十有二年甯殖之子喜納君而逐林父喜麗於弒林父麗於叛春秋比而誅之惟其公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穀梁曰日歸見知弒也范甯曰衎實與弒故録日以見之穀所言猶未甚失甯以與弒爲言則大誤不得不正之衛衎君也剽臣也簒國賊也衎入而剽誅正也衎之所得爲也春秋坐甯喜以弒以父子旣事之爲君而又殺之在喜則爲弒非謂衛衎不得戮剽也以爲與弒是人君不得而誅簒賊豈不誤之甚哉蓋春秋於國君之奔多不名之及其反國而後以名書所以正其失國之罪如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曹伯襄

之反國是其例也衛衎之奔不得爲無過而非有大過故其出不名今而歸結正其罪名而復之春秋書法大率如此以與弑爲言則失之遠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强臣僭横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此本范匄之罪是時趙武爲政而不

能反之亦憯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嗚呼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人臣使之盡叛其君者也霸者無他職事以主張名分而爲職晉自悼公務以聲音笑貌而諂諸侯之大夫獎大夫而伉其君而工陵下替之禍幾徧于中原而晉亦坐受其弊矣孫林父作

亂逐君人謂悼公必將討而戮之乃反列于會而爲之定篡君之位衛獻流落在外十有二年而晉莫之恤也今剽死獻復入謂晉平必將召林父而戮之以蓋厥考輔篡之愧乃更受賊臣之譖而摧辱其君止獻公因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吁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其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等剖分晉國之地而其主不悟良可喟也悼猶然而況於平之愚乎是會也諸侯

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爲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卿不名而鄭良霄獨以名書畀晉之用事者貶之也宋向戌不名據傳以其後至吁晉所爲無道若此其能久而不亡乎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國悼與平實有以啓之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禾切)

晉獻之戕其子獨與驪姬謀之耳宋平雖寵芮棄本

無殺痤之心而棄也內連宦寺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之吁可畏哉而芮棄之寵愛向戍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曰宋公殺其世子痤公穀所謂目其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謂痤美而狠佐惡而婉婉者巧於自結狠者踈於自謀佐日以親痤日以踈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爲難隋煬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向戍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

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身死人手爲天下
笑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煽而爲讒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據傳晉人執甯喜以其殺晉戍之在戚者甚矣晉之
不能自反也夫戚衛叛臣盜竊以居晉當爲衛討而
夷之乃反戍之以兵黨叛臣而伉其君何以爲盟主
衛人之殺晉戍宜也乃以是仇其君以及其臣蓋甯
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爲政

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實
亦何益於人國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為之會陳蔡伐鄭
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是以卒得志
於中夏而晉平昏庸不君惟諸大夫之所欲為晉其

替矣春秋書許男卒楚伐鄭葬許靈公以警晉也讀
春秋者謹之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也

齊靈莊以狠暴相繼魯北鄙受兵幾無寧歲今景公
立不待魯使至而慶封實來齊魯自是始通好賢君
所爲固與庸人異春秋書以美之景公者靈公子其
母魯女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楚令尹子木又善於晉趙武欲弭諸侯之兵告於晉楚齊秦而爲此會其名則善矣而未知所以爲弭兵之說也宋牼以秦楚構兵欲告之以不利使皆罷兵而孟子所以語之者則有仁義而已矣今向戌弭兵與宋牼罷兵事有相類者謂弭兵爲非不可也而所以弭兵者則未得其說强楚之勢自是而愈張夫豈中國之利哉蓋征伐天子事也晉楚及

其與國雖有内外之辨而皆天子之建國也向戌而欲弭兵當先稟命京師巳而馳告晉楚俾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焉盟于王庭自今以往有罪當討王命之討而後討强暴内侵王使之伐而後伐一如周家盛時之制夫如是兵庶可弭矣今徒以弭兵爲說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中國諸侯一朝爲楚人役而天下乃有二霸趙武向戌豈非中國之罪人乎或曰如子之說晉人猶知有尊王之義其如楚之弗率何

曰楚自用兵以來令尹死者三四人内困於吳外困於晉其力已憊矣徒以恥出晉下是以日尋干戈而不得息今使之聽命於王而南北罷兵亦楚國之福彼胡爲而不從不從則奉王命以臨之我則有辭矣是之謂弭兵之説餘義又見豹及諸侯大夫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剽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納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

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累上故也或曰子謂魯定公當誅季氏以正其逐君之罪今乃云甯喜非衛獻之所可殺何歟曰事不同也昭公魯君爲季氏所逐死於外定公立能不以季氏爲恩已討而誅之正也若剽者衛之篡君而非君也獻公則衛君也衛君命其臣誅篡賊旣誅之而旋殺之是謂失信是謂食言其可行乎但甯氏旣事剽爲君又從而殺之當坐弒君之罪非衛獻所可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之母弟也衛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甯㷀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衛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或曰鱄之奔是乎否邪曰鱄始衛其君兄之命與甯喜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爲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此古烈士之風故春秋録之書曰衛侯之弟鱄出奔晉㱿梁乃曰鱄喜之徒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

君者也前以爲弒此以爲謀弒傳者釋義不精乃至於此鱄以君命諭喜使誅剽所誅者簒國之賊而鱄則忠於其君者也何謀弒之有哉春秋以喜事剽爲君而又殺之所以正君臣之分名之曰弒於鱄何有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是會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方之君簒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也胡氏之説善矣愚謂中國之於荆楚有内外之分此帝王之治亦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遽求爲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爲中國惜故先晉夫豈與晉之能讓哉況會盟於中國之境而荆楚長之無

內外之分亂先王之制啓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書諸侯之大夫無盟主也或曰兩不相下遂不爲之盟其可乎曰前固言之矣晉當率諸侯朝王盟于天子之庭晉楚俱不得長所謂公天下而與之盟楚尚復何辭穀梁乃謂自是列國諸侯無侵伐者八年春秋善之諸儒或從其説愚竊惑焉晉君臣懷一時之晏安分霸權以遜于楚楚人蓄鋭伺隙大逞於後當虔之世凡我同盟之君俱被其毒晉

坐視莫如之何由宋盟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衞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杼既弑莊公而崔慶共爲政其必預於弑矣去年杼以家難而死慶封當國其權任可謂專矣而莊公之倖臣曰盧蒲癸王何者乃共謀討之殺其子慶舍慶封田而歸戰弗克遂來奔齊人乃出崔杼之尸而戮之改葬莊公莊公之死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爲國君以倖臣爲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義并見下公在楚公至自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杜注是月無乙未日胡文定曰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范甯謂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冊之常體其說亦可通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晉或逾年而返或歷時而返或歲首在外春秋惟書公出公至而不書公在今而書公在楚此春秋書法之一變也或者以公在楚與乾侯書法相類曰以季氏取下之故公危不得入故書愚謂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幾于辱在泥塗矣向戍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荆楚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

如楚復爲强暴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所爲大戚是以特書公在楚閔中國諸侯之爲荆楚屈也公如晉遇歲首不書公在晉今公如楚遇歲首必書公在楚外楚也蠻荆朝内理之常也中國諸侯旅朝于蠻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

穀梁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

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左傳以爲越俘之典門者弑之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愚觀吳之諸君易而無體往往以此蹈禍遏卒于巢猶曰以戎事故餘祭死于閽僚死于專諸直死于刑人刺客之手春秋之書之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杞貶也以已事而僭王事是以貶事有關乎中國繫乎王室如城虎牢城成周之類公也事有關乎救災恤患如城邢城縁陵城楚丘之類亦公也若是者合諸侯而城之夫誰曰不然今晉平爲其母家城杞事之私者也乃以煩諸侯是以已事而僭王事其在文武成康之世則誅矣平王不撫其民人遠戍母家詩猶有刺而況區區霸國勞諸侯以城母家者乎春秋之書之貶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二王後自入春秋爵屢升降或伯或侯或子左傳以為惡無禮故貶之穀梁則以為時王之所黜諸儒有以為春秋所貶者有以為簡册傳録之誤者誤固有之何獨見于杞之一國乎或曰是歲晉以其私親合諸侯而城杞春秋貶晉亦貶杞也不能自治其國而藉力于女子之從人者是固可鄙然當時諸侯之

罪更有大於此者何獨杞一國屢見升黜乎姑闕疑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曰吳稱子何也善其能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諸儒爲説不同穀得之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之例久而後書使椒君臣俱見今吳使始至於我而書君書大夫爲其能使賢故貴之耳胡文定乃以爲札者

吳之公子不稱公子貶也讓國而生亂札爲之故因其聘貶之以示法胡公此論非所以施之季子亦非所以論春秋也季子非位居嫡長矯激而辭位者其兄弟四人季子爲季三兄更相讓次第君吳諸樊已死夷末之子皆有得國之心季子避而去之尚太伯之風春秋何貶焉世淪俗斁中國禮義所自出而臣弒其君子簒其父下陵其上不奪不饜而季子獨以讓國聞聖人嘉其爲中國而來將使簒君之賊僭上

之人觀感而内愧必不以讓而少之胡公持論太偏恐爲後來惑不得不辨木訥又謂楚椒吳札皆以窺覘中國而來外抑又甚矣椒何如人而可與季子同日語乎季子讓國之賢古今之所同仰聖人嘗大書以表其墓是豈窺覘中國之人乎或曰不書公子何哉曰吳使始通中國即用君臣俱見之例許之至矣不稱公子不書大夫正所以著其高讓之節奚貶焉楚椒秦術之例不與此同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據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許氏謂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許氏之義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穀梁曰不日者子奪父政也又按何休注公羊亦曰不日者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愚謂楚商蔡般皆負覆載所不容之惡春秋書之策即所以正其大戮有不待貶斥而見者日不日非誅斥之所存有不必論矣嗟夫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去逆効順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國中間

爲楚所廹叛而從楚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餘年其習於楚久矣般之逆殆爲商臣所染其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始變服而終有子禍人莫大乎反常反常其禍不旋踵而立至此理之必然又何怪乎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無下宋字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見其以災卒也婦人以貞爲行伯姬之婦道盡矣詳著其事賢伯姬也愚案

伯姬宋共公之夫人宋平公母也以魯成八年歸於宋至是埀四十年葢亦老矣當火災之作必待傅姆而後避恪守婦節以逮於死先儒以為女中之伯夷其清風勁節足以風厲千古春秋是以表而出之書宋災宋伯姬卒然宋平身為國君其母以逮火而死何以逭不孝之罪愚觀春秋書法於宋平有深責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奔例已見成十二年

殺世子母弟而直書其君者甚之也陳止齋曰凡王

殺不書莊王殺周公黒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之類是也雖王世子不書惠王殺子頽是也甚者母弟亦不書襄王殺母弟帶是也必殺無罪而後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作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傳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木訥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爲重鄭伯爲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此二說皆得經意王子瑕奔晉

不言出奔自周無外也義已見成十六年周公出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曰其稱謚何賢之也左傳杜注則曰從夫謚也蓋以宋共公之故謂夫人從其夫謚耳春秋之世夫人皆有謚伯姬獨從其夫猶古也傳謂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以此命卿為過禮蓋魯人高共姬之節其禮視舊為優耳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諸侯之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於其國中如宋之魚石晉之欒盈及此鄭良霄春秋之書之非特責亂者蓋責其國君與其執政之臣實有以召亂焉耳魚石之禍罪在華元欒盈之禍罪在范匄父子良霄之事雖非執政有以激之而執政者不善處事亦有責焉良霄固有沈湎之罪而公孫黒輙以私怒伐而焚之逐之黒之罪當誅奚疑子產畏駟罕之强畧無所問遂使伯有自討之及駟氏戰于國中以死春秋書之

責鄭國之無政也於良霄乎何誅及昭二年黑又爲亂以爭室之故幾欲兵其從兄由鄭國無政使無忌憚至此此子產之責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而不書葬者以爲復讎臣子之責必復讎而後可葬也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無臣無子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臣子親爲逆則無臣子之可責也魯隱不書葬猶望魯之臣子起而討賊

也魯桓書葬則子非其子臣非其臣無與任討賊之事者故蔡景之弑子弑之也子弑父而自立爲君無子也無臣也而蔡復事於楚中國諸侯莫有過而問焉者則賊終無可討之日春秋於是始以葬書與魯桓書葬之例實相似弑而葬亦所以討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晉人與

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又曰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所爲天下憂彼弑君者臣弑君也子弑父也如是則大亂也雖有粟吾得食諸此論偉矣劉氏始發之自入春秋會而書所以爲會之故惟桓二年魯齊陳鄭會于稷書以成宋亂及此會于澶淵書宋災故貶

之之深而明著其事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者也則將奚貶曰責晉也晉爲盟主視天下有弑君者從而掩覆之有逐君者從而羽翼之由悼迄平妄尸霸權不復以主張風教爲事今蔡般親弑其父罪大惡極中國所未嘗有也乃亦置而不問以宋災故勤十二國之大夫以爲此會舍人倫之大變治天災之常事此春秋所爲深責特書宋災故夷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一以人書貶之深矣或曰蔡屬於

楚其非中國諸侯之責乎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於楚者同日語乎晉人能仗大義而討蔡亦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爲乃使楚虔特爲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無知亦甚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先是公朝于楚好其宫及歸以爲範而作之至是殁於楚宫杜氏云不居先君之正寢而安於所樂失其

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以爲過毀而卒不薨不地不書葬未逾年之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或曰諸侯之喪諸侯會之禮歟曰諸侯會諸侯之葬此周衰之變禮魯嘗行此於齊晉者也今滕子來會

而春秋書之譏也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子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有貶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義已見文十八年

春秋書莒弒君者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左傳以為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愚不能無疑既辨之於前矣此書莒人弒其君密州左傳亦以為莒

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如左傳所紀二大惡俱在莒竊觀春秋書法必不然也豈非二事適相類訛以傳訛史氏記録之未審歟楚商蔡般之爲逆春秋直著其罪曷嘗歸過其父遂隱弑賊之名而不書乎左傳乃云書莒人之弑其君罪之有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輿既廢於父見立於國人故

有以弑之罪而加之者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以逃此名矣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之誤以之字爲以字其亦有見於此乎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二